清宮看病記



在清代，負責皇室健康的是太醫院，由院使主持，院使之下有一百多名太醫，太醫中醫術最高超的自然是皇帝的御醫。皇帝生病時，通常需召二至四位御醫會診，御醫們均是一、二品官階，所以，奉召看病時，都穿朝服，帶珊瑚頂連一枝孔雀毛翎子的紅圍帽，並不像現代的的醫生一身全白，分不出大牌、小牌。皇帝高坐在龍匡上，匡前放一個小茶几，几上置有兩個小枕頭，待御醫恭恭敬敬地如數磕足了九個響頭之後，皇帝把雙手分放在兩個小枕頭上，四位太醫便分兩組左右跪著各自把脈，把完脈便站起來交換一下位置，再跪按另外一脈，按脈時御醫們總是把頭側過一些，不敢直視龍體。花了大約四、五十分鐘按脈（太過謹愼之故），按擺，一起磕頭再道：「臣斗胆，瞻視龍顏。」待皇上允諾，御醫才敢抬頭，以極短的時間觀望玉色，然後跪著報告病狀，再退出到內務府朝房去寫脈案，那裏已預先設下了四副很小很矮的桌椅，桌上筆硯紙張安放著，四位御醫

各自佔據一方，先是各人默默地寫著一套脈案，脈案寫完，才互相討論，各自發表意見，最後再商定一個協議，同時廢棄自己先前的脈案，換上一套大致相同的脈案。接下去就經由四位御醫各出心裁的開藥方，每個人都陷入沈思，吟哦之中，所以足足要費一個小時才能定稿。然而他們開的藥方却不再討論，各憑自己的意思開出，由內務府的「筆帖式」（相當於文案、秘書之職）用黃紙謄清，裝入黃匣，進呈御覽，通常所寫的脈案及藥方要留份府稿在內務府供皇上近支親貴察閱。

進呈御覽時，皇帝會召一個對各種藥物都有研究的老太監，問明四張藥方中每種藥的性質與功用，如老太監有不懂之處，皇帝便自己翻查「本草綱目」（這是明朝李時珍寫的家庭醫藥百科全書，古時知識分子幾乎人手一册），先把四位御醫所開雷同的幾味藥揀出來，不同的部份，皇帝則自我斟酌，揀合自己的意思記下，這樣就成了第五張「擷長補短」的藥方；但這些原來不在同一張藥方上的藥物，如此胡亂混合起來，性質是否相宜，有無拮抗作用，則不在考慮之列。皇上之所以自作聰明不信任專家，大概是古中國醫學未能科學化，理論玄之又玄，衆說紛云，缺乏一貫的道理，使人無所適從吧！

藥方定妥，宮中總管太監便領著四位御醫到御藥房配藥。御藥房四面的壁上，釘滿一行行的木架子，每一行木架上，排列著無數白色和藍色的磁罐，每個罐都有蓋子蓋著，罐的外面又有一小方的紅紙標明著罐內所藏藥品的名稱，以便驗取，所以御藥房所藏的藥不下，五六百種，大概是齊全了，只有幾種非用新鮮不可的才讓民間藥舖子供給。

配藥的時候，四位御醫必得再三的端詳才敢把藥從磁罐內取出，取出後用一枝小天秤仔細地秤出相當的分量來，然後再用紅紙包成一個個小包，給一個小太監捧著，及至幾味藥全包好，才隨總管太監回到皇上的寢宮，在後殿一間慣常烹茶煮水的屋子，已另外生旺了一個小爐，上置銀製的藥罐，在專候製藥了。爐邊的一張桌子，安放一只玉製的碗，特地從御用的幾副茶具內挑出來的，以備盛來給皇上服用。在這同一張桌上，遠遠地離著那玉碗，另有四只白色或藍色的小磁杯，很整齊地排列著。

四位御醫進來之後，便一起擁上那小爐邊去，十分嚴肅地取過一包包的藥來，在太監的監視下，將它們逐一解開，投入那銀罐中，這時那罐內已盛著大半罐清水了。藥投好，便正式煮起來，皇帝服的藥，自然又有持別考究的煮法，在煮的時候，四位御醫還得在爐旁候著，待罐裏的水煮得快沸了，便立即把罐子從火上移開，擱在地下，讓它慢慢冷却，約莫等到十分鐘模樣，便再放到爐子上去，煮到水將沸，再取了下來，如此凡三次。最後，用一個銀製的濾器來濾藥汁，三番兩次的濾著，直濾到完全沒有渣滓，才敢傾入皇上御用的玉碗中，另外盛不完的分別注滿那四只小磁杯。一切都準備好了，太監便去奏明皇上，不一會，這人就來傳旨，吩咐四位御醫一起再進皇上寢宮。於是由太監捧著那只玉碗前引，一行人魚貫而行，殿後是一個小太監，捧著那四柄磁杯。到了皇上的面前，四位御醫先磕九個頭，然後跪下，皇上手接玉碗，四位御醫各自捧一只小磁杯，率先一飲而盡，示意藥中沒有毒，爲的是防範御醫受了賄賂，在藥中下了手脚。四位御醫服下藥後，還是低頭跪著，待皇上把藥喝完，才命令他們退下。當然，這些御醫退下後，儘可自己另外喝些解藥，維護平身的健康，事後，皇上通常會叫太監傳旨，賜飲一桌，感謝御醫。有時皇上病況不輕，則太醫需按內廷章程，輪流值宿，隨時聽候請脈。

倘若皇上不幸因病而死，御醫便得大受斥責了。在古代，把「今上」弄成「大行皇帝」，往往要問一個斬罪，最輕也得賜令自盡，便連主持太醫院的院使也得牽累在內，即使病人的死與醫術無關也休想脫罪，到了清朝中葉已漸改良，除非是用藥錯誤，否則責罰只是一種形式，通常是先把他們剝去衣冠，摘掉翎毛，押入大牢中，彷彿行將流徒的囚犯，其實是絕不會流徒的。他們只須如此受上幾十天的假罪，意思意思，待新皇帝登基後，便立即會降旨，免其徒刑，發還他們的頂戴，並依舊收入太醫院「留用」。

如果御醫治不好皇上的病痛，朝廷就下旨博訪名醫，舉荐入京。爲了怕引起外界無謂之猜疑，影響局勢，照例都是發五百里加緊廷寄，密諭各省督撫，內容大致如下：

諭軍機大臣等：現皇上聖躬欠安，已逾歲月。叠經太醫院，進方調理，尚未大安；外省講求岐黃，脈理精細者，諒不乏人，著該府尹督撫等，評細延訪，如有眞知其人醫理可靠者，無論官紳士民，即派員併送來京，由內務大臣率同太醫院堂官詳加察看，奏明請旨，海線各省咨送之人，即乘坐輪船來京，以期迅速。

徵醫的密旨一下，各省的督撫自然不願放過這個邀功的大好機會，紛紛保荐地方上的名醫，或是自己私人的醫師。古代沒有正統的醫學教育，也沒有「懸壺」的執照，所謂「大夫」都是落魄的書生或仕途不得意，發奮勤讀各家醫書，稍有心得，先爲親朋好友免費治病，果若奏效，附近人家亦會聞風而至，久而久之，聲名自然大躁，求診者必絡繹不絕，此乃名醫之誕生也。清代的醫師所涉獵的醫書不外：張仲景「傷寒論」、孫思邈「千金要方」、李時珍「本草綱目」、王燾「醫林集覽」、劉宗厚「玉機



徵義」、張鼎加「草本療食」、熊宗立「山居醫方便宜」、方廣「丹溪心法附錄」、俞弁「續醫說」、薛立齋「外科心法良方」、徐春甫「古今醫流」、樓英「醫學綱目」、李挺「醫學入門」、龔廷賢「萬病同春」、王肯堂「瘟科證治準繩」、陳實功「外科正宗」、汪朝庵「本草備要」、金聲「尚志堂人稿」、李東垣「用葯法象」、「宣明論方」、張元素「潔古珍珠表」、王海藏「湯液本草」。其他由西洋天主教耶蘇會傳來解剖書籍，如鄧玉函的「人身概說」、羅雅各的「人身圖說」，對一般大夫較無影響力，不過大部份名醫還是會看的。古代醫師看病大約分問病、看相、把脈、開葯方四個階段，問病如同西醫的history taking，把脈、看相即是physical exam ，看相時也叫病人伸出舌頭看舌苔（大約是看有無貧血的Smooth tongue ）。根據西醫臨床診斷的經驗，只要history taking，大致百分之八十的病都可正確斷定，中醫的問病大約也是如此，這種看病完全以「經驗法則」爲基礎。至於用葯古代分爲十劑：宣劑（健胃）、通劑（利尿）、補劑（強心、止血）、輕劑（止熱）、重劑（鎮靜）、滑劑（尿防腐）、輕瀉劑（排便）、澀劑（收斂）、燥劑（脫水）、潤劑（潤滑）。由此觀之，古代醫生在基本上和現今地方上內科開業醫生專靠history taking看病的情形並沒有兩樣，只不過現代醫師多了一項勝之不武的利器— lab deta。

話說光緒五年春，慈禧太后苦於「多言則倦、多食則滯」之疾，根據宮廷御醫李德立開出的脈案是「氣血兩虧，心脾未復，營分不調，腰腿時熱，早晚痰帶血絲，食少氣短。」服了幾帖李德立的葯方，病況未見起色，幾月來慈禧甚爲苦惱，不得已只好降旨訪求名醫，密旨一下，直隸總督李鴻章首先奉詔，保荐山東名醫薛福辰；山西巡撫曾國荃保荐陽曲知縣汪守正；江蘇巡撫吳元炳，保荐常州名醫馬文植。另外，湖廣總督李瀚章、湖北巡撫彭祖賢保荐的亦是薛福辰。

薛福辰最先奉召入宗，由清宮的內務大臣負責接待，然後引見給太醫院的御醫李德立，李德立略談一下皇上病情，便領薛老爺子到內奏事處拿出慈禧得病至今的全部脈案供其參考。

第二天請過脈後，薛福辰斷定太后是病在肝脾，所以回內務府朝房開方子，用了半夏、乾薑、川椒、龍眼、益智五味葉，以竹葉爲引。

御醫李德立看了方子大不以爲然的說：「皇太后肝熱，胆也熱；怎麼用這麼熱的葯？川椒、乾薑，這是多麼熱啊？

「薑的效用至廣，可以調和諸葯，古方中宣通補劑，幾乎都用薑，跟半夏合用，是止嘔首要之劑，川椒能通三焦，引正氣，導熱下行。而且有竹葉作引子，更不要緊。」薛福辰頗有條理的從容回答，使得御醫李德立被唬得一楞一楞，不得不另眼相看，暗佩高明。說眞的，這套高深的理論

，也是李德立聞所未聞。

「可是，上頭交代薑椒必不可用。」慈禧大概也覺得用劑過猛，不太放心。

「今日初診，我亦不敢堅持己見，不過當務之急，還在健脾。」薛福辰的意思是薑可以不用，健脾的半夏却少不得。

「既然如此，以四君子湯加半夏如何？」

「四君子」湯包括白朮、茯苓、炙甘草、人參四種，李德立幾個月來一直以此下葯，深恐一下子改了全然不同的葯方，面子上罩不住，所以堅持指用四君子湯，不過附帶加上薛福辰的「半夏」，如果半夏見效，則四君子湯也連帶沾光，這是四平八穩的中庸葯方。薛福辰當然也明白李德立死要面子，而且他深知內廷的行規，葯好葯壞是另一回事，不能明著落褒貶，將來需仰仗李德立的時日良多，一切總以謙和爲貴，於是順著對方說：

「很好，很好，不過人參還是暫時不用爲宜。」

過了幾天，曾國荃所保荐的名醫汪守正也進京了，他在內務府朝房仔細讀了太后的全部脈案，發現薛福辰確實高明之至，敢用川椒、乾薑極其冒險的熱葯，如果不是十分有把握，是不至如此猛進的。等到進見太后，一經請脈，更覺薛福辰入手便正，只是健脾之外，尚須潤肺，同時也覺得人參未嘗不可用，因而開了一劑以人參、麥冬爲主，外加半夏。

又過了些時日，常州名醫馬文植也到了，因爲慈禧太后經過薛、汪的診治，病勢已大見好轉，便不容易顯出他的本事，請脈之後主張以潤肺爲主。

究竟慈禧太后到底是什麼病？薛、汪兩位大夫認爲是「骨蒸」，骨蒸是經血流出過多所致。不過，以目前的眼光視之，慈禧之病可能是缺鐵性貧血，所以肝脾都腫大，另外可能還伴有肺炎。

慈禧太后的玉體，終於在薛、汪兩大夫之診治下痊癒，纏綿數月之病痛，一旦根治，喜不待言，所以論功行賞，薛福辰升爲順天府府尹，特賜貂裘、紫蟒袍、玉帶鈎、奇南香手串等珍物，汪守正升爲天津知府，賜物相同，慈禧並傳旨在長春宮體元殿賜宴，派總管內務府大臣作陪，宴前單獨召見兩位，親表謝意。荐醫的督撫李瀚章、曾國荃，以及逐日帶醫請脈的總管內務大臣都交部從優議敘。

